

春风文学丛书



魏继新 著

崎岖路上的女性

QIQLUSHANGDENÜXING

崎岖路上的女性

魏地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崎岖路上的女性

Qiqu Lusnang De Nüxing

魏继超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13,000 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6 3/4 插页：2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500

责任编辑：祝乃杰

责任校对：王伟
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

统一书号：10158·973

定价：1.00元

岁月褪尽了所有的颜色，
我是一片白岩。

第 一 章

• 1 •

天气格外闷热。山那边，传来隆隆的雷声。又是催不下雨来的干雷。邝达成拖着疲惫的双腿，从矿车上跳了下来。他的动作已远不如以前敏捷，脚又被石头硌了一下。身边，一群群矿工正簇拥着走过，水鞋吧哒吧哒地响。他们多数是年轻人，脸上被煤灰染得分不清眉目，只有一双双大眼显得又黑又突出又机灵。他们就象不懂得什么是疲劳似的，只要一出井，就挨肩擦背，搂搂抱抱，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，精神也变得格外好起来。一个小伙子还伸出双手，抬起头、闭上眼，把自己的脸沐浴在一缕阳光中，既动情又舒服地喊：“妈地！老子今天又活着出来

• 1 •

了！”那样子极好笑、滑稽、有趣，却不沮丧，甚至让人感到有几分可爱。邝达成以前可看不惯这个，起码也得批评他一顿：“什么话，还有点革命者的味吗？”可他现在不能这样做了。因为有一次他这样批评一个年轻人，那小伙子竟翻了他的白眼，说：“什么革命者？老子是没工作，来混饭吃的！”当然，这不是主要原因，更重要的，是因为他已经不是矿长了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管不着人家啦！

他觉得，小伙子们个个都很英俊，高高大大的，穿上工作服，戴上矿帽、矿灯，扎着宽皮带，配上走起来节奏鲜明、声音洪亮的水鞋，真有一股子威风凛凛的劲头。尤其当他们迎面向你走来时，就象一股旋风刮过你的身旁似的，仿佛也会把你卷走。这些小伙子啊，几乎都有一股子旁若无人的劲头，自顾自说笑，自顾自走路上下班，全不把你矿长、总工程师放在眼里，至多也只不过点点头罢了。要是他们兴趣来了，也会呼啦一下子围上你，抱你的脖子，吊你的膀子，真心诚意地同你拉近乎、开玩笑。同时，手便在你兜里抄摸，掏出烟来，一人一支，“撒偏东雨”。你稍有一点皱眉头，就会说你小气啦，心痛啦，怕老婆啦，回去报不了帐啦等等。一句话，吃了你的，还得叫你陪笑脸，说好话——得，对他们，你就心悦诚服吧！这些半吊子，和他们的老

一辈，和邝达成所熟悉的煤矿工人，是大大地不一样啦！

出通风大巷时，邝达成还感到一阵阵寒意，那带湿气的凉风，就象吹透了他穿的那套工作服，把他五脏六腑的热气全带走似的！多少年啦，矿工们下井，都是脱得赤条条的，套上一身工作服，出井后，美美地在热水里一泡，洗去煤灰粉尘，换上干净衣裤，掏出烟来，享受享受。然后，往哥们弟兄、嫂子弟妇家一钻，凑在一起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也算是一种享受吧！可今天却不一样，邝达成竟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孤独，而且，他还有意识地避开了熟人（其实，在井下，他的老伙伴已不太多，都几乎一一退休了），努力想保持一种孤独感。想沉浸在这种孤独感中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人的心情真奇怪呵！按理说，他应该感到轻松才对呵——挑选了领导和自己都满意的接班人，把矿井的担子交给了他，多年来的宿愿实现了。而且，他是那样年富力强，又是大学毕业，公认的“改革家”、“实干家”，他还有什么要求和不满意呢？为什么自己心情感到有些沉重，总象觉得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什么人似的？——他苦笑了，自嘲地说，唉，你真是老糊涂了，不会错的！不会错的！——大巷里，一辆机车轰隆隆地开过来。开车的姑娘叫刘媛媛。她把他带出了井。不知为什么，看着他一

步步走出井口时，媛媛喊了他一声，想对他说什么，却欲言又止。直到他走远了，他才隐隐约约听到从身后传过来媛媛的一句话：“哼，他还以为他英明得很呢！”说罢，她放肆地同几个年轻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邝达成一向耳朵背，但偏偏这一句却听到了。他一阵哆嗦，下意识地裹了裹衣服。其实完全用不着，井外的天气是格外闷热的。或许是要下雨吧？天空已布满阴霾。早了好多天，应该下雨了。可是，云虽多，但却又不象下雨的样子，雷声也是干的，轰隆隆的，没有力量，云层也不够厚，还透下来一束束灼热的阳光。未曾下雨先唱歌，有点雨水也不多呵！看样子今天又不会退凉了。邝达成解开了领扣，退下了电瓶皮带和矿帽，把它们拿在手里。一会儿，他额头上便渗出了汗珠。

这一冷一热，真有点让人受不了。

还了电瓶，他没有径直朝浴室走去，而是下意识地站住了。他微微抬起头来，眯缝着眼睛，凝视着远处。

他看见了白岩。

那是一座高踞于群峰之上的悬崖。悬崖的顶部，是一大片石灰石质的岩石。岩壁中间，有几道深深的裂痕。由于岁月风雨的剥蚀，它虽然身上连杂草也没有一根，但却显得更加轮廓分明，

象刀砍斧凿一般陡峭。它在那儿默默地停立了多少年了？邝达成当然不知道。但他却知道白岩山煤炭形成于二亿三千万年前的二叠纪地质年代。白岩山脉主峰宝顶海拔一千五百八十米，山脊一般在一千米以上。这儿气候温和多雨。漫山遍野，布满松柏和白夹竹。渝达、邻广、渝渠等公路交错。铁路有襄渝线，水路有嘉陵江、渠江。一九六九年，经地质队反复踏勘，查明煤炭资源后，省委、省府决定开发白岩山煤田，组建了三个县的民兵团参加会战。煤建六个处参加了会战。白岩煤田分为南中北三段。南北各有矿务局。白岩煤矿就是在文革后期建成的。白岩矿设计开采能力年产八十五万吨，可开采一百八十年以上。邝达成是煤矿投产前不久调到白岩煤矿的。当时，由全国各地一下子就集中了三千多人，到处乱哄哄的，就连走廊过道里也睡满了人。可煤矿毕竟是煤矿呵！担任矿长的邝达成，虽然对业务不大精通，但他和总工程师师力一起，终于将煤矿生产引上了正路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总工程师两年前病故了，邝达成自己年龄也大了，在井下钻一趟出来，脚乏手软，甚感力不从心，有好几次竟昏了过去。当严峻的事实摆在他面前时，他明智地决定了引退。然而，选择接班人，却让他伤透了心，绞尽了脑汁——他必须在两个工程师，柳林和王少春之间进行抉择。

感情的法码偏向柳林，理智的法码偏向王少春。理智战胜了感情，任命已经下达，甚至交接班“仪式”欢送会都已举行。然而，不知什么原因，邝达成却总感到心灵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顽强地骚动，以至于搅得他惴惴不安，不得安宁。那是什么呢？他不知道，但却有某种不祥的预感。为此，他终于坐不住，从家里跑出来，重新到井下去钻了一趟。井下生产秩序井然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，进度也快，快得使他感到欣慰而且惊异。也许，是自己老了，就象有人说的“老人病”一样过虑了？但很快他又进行了“自我否定”，因为媛媛的话，毕竟令他感到惶然不安。也许，他真的作出了一生中最重大而错误的决定？——他心跳了，不由得掏出烟来，点然后，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
这时，一抹晚霞的余晖，照在白岩上。岁月褪尽了它所有的颜色，甚至连黑色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抹强烈的灰白。但它仍是坚硬的，凸出的，就象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额头，虽然布满了深深的皱纹，但仍是睿智而硬朗的。它仿佛在告诉人们，既然几千年、几万年都能过去，那么，它将永远存在着，即使不存在了，它也能经燃烧而变成石灰，变成雪一般白的石灰。

一想到那纯白耀眼的粉粒，邝达成的心便一阵激动而颤抖。但愿他化成粉粒之前，不出什么

事吧！

那抹夕阳也照到他额头上了，他沐浴在阳光下，象一尊塑像。微风吹拂，他鬓上的灰白头发，也在颤动。

夜色浓了，矿里的灯亮起来，他才从自己站立的小山包后，向人影浮动的矿区和浴室走去。

天仍是那样闷热。而且，热得极不正常。

• 2 •

大池里水雾蒸腾，几乎看不清泡在浴池里人们的脸。但凭多年来的习惯，他却能准确地判断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，都是谁。当然泡在里面的是老头子居多啦，他们从井下煤里灰里钻出来，图的就是这点享受哇。尽管水已不是那么清彻，但却热乎乎的，荡起的水波，拍着胸脯，轻微地，啪哒啪哒地响，令全身痒酥酥的。人脱光了泡在热水里，总感到是一种解脱，即或热天头只穿一件背心、一条短裤吧，那也是一种束缚。尤其是他，邝达成，自从当上矿长，无论在哪一个矿，平常总得注意点仪表吧？他虽然不敢留向后梳的“领袖头”或者向两边分的“知识头”，只留了一个一边梳的“一边倒”，但总是用一把骨质小梳子梳得贴贴实实。现在，也只有这种时刻，他才可以不注意这些了，这已经是赤裸裸的“自我”

了，就象刚从娘胎里生出来时一样，一丝不挂啦！他不敢想象自己刚生出来时是什么样子，甚至怀疑他也象那些小家伙们一样有胖胖的胳膊腿和粉红的肌肉，也能象他们一样哇哇地大哭着在母亲胸膛上寻找奶头。他母亲在他三岁时就死了。一晃，他都五十九了，行将就木，胳膊上的肌肉象死棉一样硬涩，手背上打皱的皮也可以提起来两寸，再也没有一点青春活力的样子啦。不说别的，凸起的肚皮和瘦小的腿，就是他自己看了，也会感到害羞的，而当年，谁能想象，他还是游击队的小队长，领导过华莹山一带小煤窑工人的暴动呢！虽然，他在这次暴动中有过惨痛的教训，也有过失去战友的揪心的痛苦，以及至今仍引为憾事的心病，没有寻找到自己最亲密战友的女儿的苦恼，但那毕竟是一段光荣的历史呵！——不过，这也有过耻辱，那是江青胡说八道带来的，因为她说川东游击队没有一个人好人，他就坐了八年牢——真他妈扯蛋！

年轻人是不愿意在大池里泡的，他们嫌它脏，他们要淋浴。而且，他们总有忙不完的，自己的事（当然邝达成也知道他们是瞎忙，因为洗完澡，他们不是进山打猎，就是喝酒、划拳、打扑克，甚至赌博）。他们洗澡总是那么匆匆忙忙，邝达成怀疑他们是否洗干净了。有一次，他故意去检查一个小伙子，却发现他们硬是洗得比

• • •

自己干净。这使他很不好意思。那小伙子却不饶他，说：“矿长，咱们这叫多快好省，是不是？”他眨了眨眼睛，小伙子们全笑了：“矿长，就凭你身上的皱纹比我们多，你也该多泡泡！对吧？”这些家伙，要么洗完了，就在浴池里地板上跳迪斯科，即使滑倒了，也在所不惜，真拿他们没办法。

但邝达成却打心眼里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无论是采煤队还是掘进队的，多数工作都干得不错。要知道，井下不仅脏、累，危险，在死亡的威胁下工作，而且，到现在这种年龄，连老婆也不好找！他们没闹着离开（当然不是都这样），那就是大大的好呵！而且，他们对他也怪尊重的，因为他常往井下钻，他们敬重他。当然这种敬重方式有两种，一是见你来了，给你让道，并且高叫“让美国佬先走！”一是在井上碰到你，把你的钱掏出来买烟，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：“哥们不喜欢你，还不抽你的呢！”

但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有点戒备他了呢？有时，他给他们烟抽，他们还说自己有！就连老哥们，在他面前说话，也变得有点吞吞吐吐起来了。这使他大为恼火，但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。只知道，那是他提拔王少春当副矿长时开始的。但这些家伙，不是自己也投王少春的票，唱他的“赞歌”么？矿里堪称全省一流的“三塘”

(洗澡塘、食堂、礼堂)，新修的几幢职工大楼，还有王少春拉关系同山下一家丝厂建立的“姊妹厂”关系，不是使很多年轻矿工解决了“老大难”的老婆问题吗？他作了多少动人的“演说”，才把我们的“青年英雄”的事迹介绍给女工们，让她们擦湿了两三条手巾的呵！难道他这样做，不是为了大家好？他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方案，不也证实是那样的有实效，使煤矿生产打了翻身仗么？哪一个工人又没有因此而多得几块奖金？以前，他总觉得，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形势，跟不上改革，看来，也不尽然，哪里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呵！

这是一股什么情绪在作怪呢？真使邝达成纳闷透了。要是矿里一个人两个人抱有这种情绪，那倒也是可以理解的，然而，他愈来愈感到不解的是，就连他的老婆，似乎也不大买他的帐了。昨天晚上他要酒喝，她甚至还说：“哼，别喝了吧，喝晕乎了，飘飘然起来，走路不踏实，要中风啊！”什么话？邝达成听了，很是恼火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什么意思也没有，”老婆到底还是把酒给他斟上了，不过，却含含糊糊地又说了一句：“人老了，就别逞强啦，不然，干了糊涂事，还不知道哪。”再问，老婆不说了，回家过暑假的女儿邝春红，也不凉不酸地插了一句：“爸爸，你知道什么是假面舞会吗？”“纯

粹扯淡！”邝达成本来就对女儿不满意，满肚子气没法出，便发泄到女儿身上了。女儿是大学生，把嘴一撇，露出不屑一辩的神情，拢拢她的披肩长发，便向外走。“到哪儿去？”邝达成问她，她头也不回：“到哪儿去？谈恋爱呀！报上不是整天说，矿工光荣，要姑娘们嫁给矿工，你的女儿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呀！”邝达成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涌上了一股酸涩的滋味，一时间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女儿是独生，既调皮，又任性。她和矿工梁小山是同学。而梁小山，又是他邝达成拉扯大的，因为他父亲是他的好友，在一次井下瓦斯爆炸中牺牲了。邝春红考上大学后，梁小山便随邝达成一起由山西到了白岩煤矿。然而，不争气的小山，偏偏同那个什么柳林打得火热，就连邝达成也不明白，小山到底是被什么鬼迷住了心窍，竟为了她同邝达成闹翻，搬到单身宿舍去住了！女儿不知从哪儿得到了风声，原定暑假和同学们一起上卧龙去旅行的，也愤然取消，跑了回来——谁知道他们中间是怎么回事？邝达成不由得没好气地冲着女儿骂起来：“你、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还要去找他，他梁小山有哪一点值得你迷的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”

“爸爸！”女儿猛地站住了，她回过头来，一双晶莹的杏眼泪汪汪的。她死劲用牙齿咬住下

嘴唇，好不容易才迸出一句话来：“请你尊重点！”

“啪！”他头上被葵扇打了一下，那是老婆干预了，“二两烧酒还呛不住你的嗓子！”

女儿大概是哭着跑出去了，踉踉跄跄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。邝达成觉得心一阵阵往下沉。老婆见女儿走远了，才狠狠地骂了他一顿。看样子，她对这件事还恨着他呢！当初，她原本就是袒护梁小山同柳林的——这婆娘真是瞎了眼，柳林把梁小山搅走了，难道还不够？还放任女儿？而且，临了，还提到了给柳林那死去的男人平反的事——“够了！”邝达成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。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了出来：“平反！平他妈的反！这种人即使是英雄老子也不认！你们一天到晚柳林柳林，我就是听不惯，谁他妈再提她，老子就翻脸不认人！”

“噫，”老婆恨恨地站起来，转身走了，只扔过来一句不凉不酸的话，“别说什么翻脸不认人，我不信，你打碗凉水来就着把我吞了。”

结果，他喝得烂醉。半夜时分，醒来后，就一直没睡着，爬起来坐着抽烟。夜真静呵，天呈黛色，星星一个劲地眨着眼睛。宽厚深广的白岩山，默默地停立着，只有那一片白岩，在夜色中泛着微光——好不容易坐到天微明，一抹鱼肚白出现在天边时，他抓了两个冷馒头，便下井了。……

“矿长，”他身边挨过来一个人影，那是同他一起由山西来的老搭档，电工陈田，“什么事窝着火哇？泡在池子里半天，连动也不动？当真交了班，轻松啊？”

“轻松个鬼！”他不由得骂道。

“来吧，”陈田说，“咱们换工，搓搓背。”

“让你老婆给搓去！”邝达成笑了，但还是给他搓起来。搓完，陈田又给他搓，一边搓，一边笑道：“我说老邝啊，王少春是你亲戚还是怎么的？”

“是啊，”邝达成不由得恼火起来，“四川人不是兴认竹疙瘩亲吗？他是我舅子的舅子的老表！”

“你别火！”陈田说，“我也怪纳闷着呢。要说王少春吗，聪明能干，又有知识，有文化，也干了不少好事，但我总觉得，他有点，有点那个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说不清。”

“说不清你就不要说！”邝达成差不多又要火了，“我就听不惯你这话！呃，我问你，你投了赞成票的吧？——那还说啥！那个那个，这个这个，到底是哪个？狠了点？干事业的人谁不狠？在山西时，你不一样也骂过我狠吗？结果怎

么样，生产拿上去了吧？你不照样请我喝酒？年轻人嘛，要信得过，放手让他们干——你那情绪有点不对头呢！”

“哥们，”陈田也有点不高兴了，“我还能干几年？什么对头不对头，我看柳林虽然、虽然——”

“虽然个屁！”邝达成终于忍不住了，呼啦一下从池子里站起来便向外走，“真他妈莫名其妙，一个女人，就象要翻天似的，搅得大家都不安生起来了！”

邝达成觉得心里很委屈，而且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就象浓雾一样，开始渐渐地弥漫在他心头。

在他身后，陈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• 3 •

邝达成虽然解放后在山西大同煤矿干过多年，但他却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。多少年了，他仍然忘不了那曾经把他父亲和父亲的父亲葬身的小煤窑。那是什么样的煤窑呵，纯粹是地狱，进去的人，能有几个活着出来？白岩山那一连串洞子，吞噬了多少在家乡穷得活不下去，跑出来挣命钱的农民？他们在没有半人高的窑洞里爬行着，嘴里叼盏菜油灯，熏黑了额头，熏瞎了眼睛，